

國 家 電 影 資 料 館 35 周 年 慶

中 華 民 國 一 零 三 年 元 月 十 九 日 盛 大 放 映

薛平貴與王寶釧

薛平貴與王寶釧銘謝大爆滿及
隆重舉辦座談會熱烈邀請參加

本館為慶祝三十五周年紀念特舉辦薛平貴與王寶釧座談會...

華興公司出品
成功影業發行

麥寮拱樂社全體女演員傾力
演出 在台演藝第一砲古
裝最成功片 ● 正宗台語 ●

主角

願為乞丐婆

吳碧玉小姐

二十名女
演員

耗費數十萬
動員數千人

前往日本東寶唯一台籍

名導演何基明 監作



華興公司出品
成功影業發行

台北首映暨座談會手冊

【薛平貴與王寶釧】台北首映暨座談會手冊

時 間 | 103年1月19日 14:40-18:30

地 點 | 華山光點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CHINESE TAIPEI FILM ARCHIVE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35 有成 國影館感謝有您

今年適逢國家電影資料館設立 35 週年，這是一個值得慶賀與感謝的日子。我們很高興能夠邀請過去支持本館的長官、前輩與諸多好友與我們全體館員同慶。

自從本館前身「電影圖書館」於民國 68 年在青島東路 7 號現址設立以來，在徐立功、井迎瑞、黃建業、李天磯與張靚蓓歷任館長的努力下，國家電影資料館不僅為國內培養了眾多愛好藝術電影的影迷、影評與學者，也從各地搶救珍貴的台灣電影遺產加以保存典藏。去年金馬獎第 50 屆的盛會，不論是文物展或是頒獎典禮上歷屆獲獎影人的大合照，國人都大受感動。在金馬光環的背後，正是本館 35 年來默默努力的成果。

35 年來，儘管本館營運經費不多，但是我們從未放棄每一部值得典藏的老影片，每一樣具有歷史意義的電影文物。在過去新聞局與現在的文化部協助下，本館典藏影片文物的庫房從 1 個增加到 10 個，館內人員也從個位數增加到含專案人員有近 50 位。本館的業務，也從電影圖書館與電影文物資料館，加入了積極協助政府辦理短片輔導金補助、優良劇本徵選、金穗獎與電影工具箱等產業發展與文化推廣的業務。近 5 年來，更積極投入藏品數位化以及經典影片數位修復的工作。截至去年

底，總共修復了《街頭巷尾》、《龍門客棧》等六部影片。

去年 10 月中本館在龍應台部長支持下，邀請李行導演、石雋先生與林青霞小姐召開記者會，呼籲各界贊助國影館搶救老電影。10 月 27 日是聯合國世界影音遺產日，本館更在各地戲院公會的協助下，破天荒於全國 50 家戲院同步放映數位修復的《龍門客棧》。兩次活動雖然募得款項金額不高，但已經成功地讓國人知道，國家電影資料館內大批珍貴的臺灣電影遺產亟待大家共同關注。去年底龍應台部長已經宣布 106 年前國家電影資料館將升格為國家電影中心，展望未來，本館肩負的責任將更為重大，也更需要各界不吝給予本館支持鼓勵！

適逢 35 週年館慶，本館很高興能夠與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合作，舉辦《薛平貴與王寶釧》特映與座談，讓這部原以為永遠佚失的第一部台語片能夠在台北與學者及影迷們見面。本次特映活動，不僅是歡慶國影館 35 歲生日，更標示國家電影資料館與井迎瑞前館長所領導的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團隊密切合作的開始。首要工作正是要將《薛平貴與王寶釧》進行數位修復，敬請拭目以待！

財團法人
國家電影資料館
館長

林文淇

南藝做為影像修復基地

民國 68 年由行政院新聞局與我國電影業者共同集資，成立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附設電影圖書館，開啟了電影成為當代藝術的新頁，為彰顯電影圖書館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功能，民國 78 年電影圖書館改名為電影資料館，後為了法制化於民國 80 年成立了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並定位為「由政府編列預算，受政府督導運作」，並於民國 101 年改由文化部督導。

今年欣逢 35 週年館慶，國家電影資料館與府中 15 紀錄片放映院合作，精選了難得一見的歌仔戲電影舉辦了館慶影展，已於本月開始正在府中放映院放映中，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有幸恭逢其盛，特別加碼貢獻了甫於 2013 年夏天在苗栗由本所師生尋獲的第一部國人自製的 35 毫米歌仔戲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在華山光點舉辦特映會，這部電影由陳澄三先生投資拍攝，並由其所屬「麥寮拱樂社歌劇團」擔綱演出，何基明先生導演，於民國 45 年 1 月 4 日在台北中央、大觀兩戲院首映後，獲得空前成功，後更陸續攝製了《薛平貴與王寶釧》第 2、3 集，也成為台語片以及歌仔戲電影黃金時代的濫觴。

由於早期電影保存的觀念並未普及，此傳奇電影消失長達半世紀之久，並鮮少有人看過，成為台灣電影之一大憾事，所幸去年夏天，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師生，在苗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一部消逝已達半世紀的經典台語片，更為驚喜的是，此三部皆為客語發音版本，雖有部分膠卷已酸化、扭曲、破損，畫面磨損、斑駁，但在傾全力搶救、整理，以及持續進行數位修復工程，除了為台灣守護這部珍貴的電影遺產，也將當年的電影影像與聲音風貌，再度重現在世人面前。

本次的特映是《薛》片在消失半世紀後在台北的首映別具意義，這次放映的拷貝是自從本片出土後本所師生數位修復的試映版本，我們藉此特映會為國家電影資料館慶生，以彰顯她在維護國家電影文化資產上的貢獻，同時也藉此機會表達本校在維護文化資產的意願與立場，我們樂意成為國家電影資料館的伙伴，為修復老電影做出貢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影像修復計畫
主持人

井迎瑞

目 次

【修復報告】

• 捌 •

【媒體報導】

• 拾柒 •

【大家談】

• 貳拾 •

【本 事】

• 貳拾玖 •

《薛平貴與王寶釧》第一集 拷貝片實體修護及數位檔案的修護

王明山

薛平貴與王寶釧拷貝片發現後，我們開始檢視，檢查拷貝片有無破損、刮傷、髒點及畫格的完整性，接上片頭片尾的保護片，做記錄和記號，檢查接頭是否平整而密實，畫面規格比例，所見到的問題不少，甚至有部分沾黏無法使用，這些問題都會造成影像掃描及數位修護時的困難。敘述如下：

我們看到一些白的點狀和黑的點狀，黑點來自於底片沖洗造成的白點，白點來自於拷貝片沖洗時，這是由於手工沖洗底片和拷貝片時，影片在顯影時產生氣泡，藥劑無法接觸藥膜層。

時間回到一九五五年，當時在台灣的影片沖印是人工的，在一個大的暗房裡，未沖洗的影片以手工捲動繞於沖洗架上，再將沖洗架放入沖洗槽裡，以人



工控制時間和溫度，以及移動沖洗架到每一道沖洗程序，這種環境對化學藥液與軟片的接觸狀況是難以準確控制的。

因此，我也看到畫面的閃爍。畫面上下格濃度差異大。

在印片機方面，當時的印片機以類似光圈的方式來決定曝光量，分光較粗糙，容易造成前後鏡頭濃度差異較大，這個問題一部分可以在調光時解決，若在暗部或亮部已無層次細節，就無法解決，薛片在窯洞內的部分鏡頭即有此現象。

而且印片機是單曝光片門，如果在印片中停機，要補片比較麻煩，因此，我們看到薛片拷貝出現印片停機的狀況，畫面與聲軌都有，當時並沒有處理。

印片機的參數裡有一項 路徑導輪的平行與壓片輪的壓力，這兩項沒有調整好會造成抖動擠壓。壓片輪的壓力，太重會造成牛頓圈與影像擠壓型失焦，太輕或沒有壓力會造成浮動型失焦，甚至滑動畫格而無法使用。擠壓變形只能動態觀看，請參考影片播放。

印片機的參數裡另一項 光學路徑的均勻度的問題，光學路徑牽涉到燈泡的位置與角度，和燈箱裡的聚光鏡片與投射到片門的角度。通過片門的光要準確且平均的分佈在片門左右，以得到正確的曝光量，薛片也有左右濃度不均勻的狀況，也請參考影片播放。

濃度不一 ◀ 閃爍 ▶



台灣早期的放映機，保養不佳或捲片環境髒亂，拷貝屬於醋酸片基影片，比較容易斷片，加上放映師觀念錯誤，大量使用輕機油于放映機和影片邊緣，造成油污滲入畫面與刮傷或灰塵沾黏，再經多次放映，刮痕被油污填滿。放映結束後，置於高溫潮溼環境下，保存條件不理想，故影片狀況普遍不良。

我們看見拷貝片上有嚴重的油汙、齒孔破裂、藥液污染、畫格不完整、齒孔破裂、藥液污染、放映燒焦、接頭不良、漏光等現象。



▲嚴重的油汙



▶齒孔破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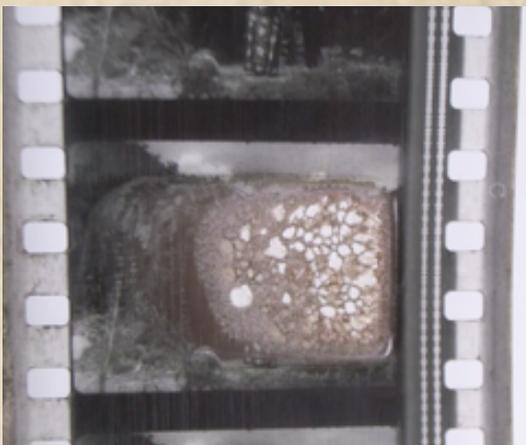


◀ 畫格不完整



▲ 藥液污染

▼ 放映燒焦



▶ 接頭不良



◀
漏
光

在影片清潔上：早期以絨布加上酒精或去漬油來擦拭，效果有限。中期以 PTR 來去除影片上的灰塵與毛屑，PTR 可以重復使用不汙染環境。現在以影片清潔機來清潔，效果最好但不環保。這些狀況都是指底片的清潔，底片不太可能有油脂，但拷貝片經常有油污的現象，拷貝片如果有油質是不宜使用人工擦拭的方式，它可能造成油脂汙染更嚴重，會造成規則性直痕，甚至造成刮傷，只能使用清潔機來清洗影片，但是清潔機清洗有時反而造成更明顯的刮痕，添加修復時的處理困難度。

長期保存不良會造成齒孔間距縮短、畫面寬度縮小、畫面扭曲、霉斑、不同程度的褪色、受潮、藥膜剝離等，使用次數超載造成畫面刮傷、畫面磨損與髒點、破裂與殘缺。

► 酸化



► 變形



► 沾黏





▲破損
▼霉斑

▲藥膜剝離



◎聲帶片上的聲音軌跡

聲音軌跡是哪一種類別，要記錄於任何規劃好的表格與片盒，以前 MONO 光學聲軌有密度式聲軌與面積式聲軌之分。

密度式聲軌見前三圖一破損

面積式聲軌見上圖一霉斑



▲比較原始檔案與去閃爍



▲比較原始檔案與穩定



▲比較原始檔案與自動去髒點



▲比較原始檔案與手動去髒點



▲比較原始檔案與修復撕裂

南藝大尋獲台灣首部 35 釐米傳奇台語片 《薛平貴與王寶釧》

◎原文刊載於《放映週報》

洪健倫

今年上映的《阿嬤的夢中情人》才喚醒過去台語片輝煌時代的記憶，為年輕觀眾重現當年台語片盛行的光景，更讓甫結束的桃園電影節安排了《第七號女間諜》的放映，讓觀眾實地感受當年台語片的風貌，但台灣在 1950-1970 間生產了約 1200 部台語片，至今卻只留下了 200 部作品，過去許多影片佚失，史的今人只能依靠文字記載和上一輩的回憶來拼湊台語片的回憶。而上週學界在台語電影領域的努力上，又傳出令人振奮的消息。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 11 月 7 號於光點台北舉行記者會，由所長蔡慶同、計畫主持人井迎瑞、協同主持人曾吉賢、以及數位修復師王明山攜手正式對外公布，該所師生於今年尋獲了台灣電影史上開起台語片風潮之作《薛平貴與王寶釧》的電影拷貝。

《薛平貴與王寶釧》是 1955 年由陳澄三先生投資拍攝，邀請何基明導演執導，並由陳所屬的「麥寮拱樂社」歌劇團擔綱演出的台語黑白有聲電影。《薛》片是第一部台人自製的 35 釐米電影，當年標榜「正宗台語」電影，造成全台轟動，打破票房紀錄，陳澄三與何基明又打鐵趁熱的於次年推出《薛》的續集與第三集，並引起一陣歌仔戲電影的跟拍風潮。但在過去五十幾年，這三部歌仔戲電影普遍被認為早已因時代變遷而永遠佚失。多年來，台灣對於該片的研究只能參考一些片段與零碎的文字資料，鮮有人看過本片，一直是相關研究人員的遺憾。

在7日的記者會上井迎瑞教授表示，南藝大音像所師生在今年六月於苗栗地區進行歇業老戲院與資深放映師的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份珍貴的拷貝。負責進行訪問的曾吉賢教授回憶，當時他看到生鏽的鐵盒上貼著「王寶劍」三字時，還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台語電影，等到他回去整理文物時，才發現其中一個影格上有著「打破票房紀錄」的字樣，心中才暗暗驚喜，等到技術人員確定拾獲的就是《薛平貴與王寶釧》三集完整的拷貝時，他更是感到熱血沸騰。

井迎瑞教授表示，《薛》片三集均完整出土，包括第一集92分鐘，第二集91分鐘，第三集78分鐘。特別的是，這部於苗栗尋獲的台語片拷貝，卻經過客語重新配音、配唱。井迎瑞興奮的表示，這部影片讓我們看到台灣電影發展初期影人透過戲曲電影為媒介，讓「劇場藝術」向「電影藝術」而過度的努力。同時，這份「客語版」的拷貝，更揭開一塊台灣電影史所忽略的領域。

而台下與會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鍾永豐更興奮的表示，這部珍貴拷貝可能指出了幾個當年重要的文化面相。第一，由配音、配唱可看出當年台語片可能有意經營客家族群的市場，而閩客間的文化隔閡也可能不像現在想像的那麼涇渭分明；第二，片中配唱的使用的均為客家戲曲曲調，包括「山歌」、「八音」、「大戲」等體裁，而大戲與歌仔戲同屬北管系統，歌謠皆為七字，使得這部電影在閩客文化之間的轉換更是減去一層隔閡，他更指出，配唱的大戲班在唱腔中帶有一些「江湖味」，與一般客家戲班唱腔不同，他研判此一戲班可能不只唱客家大戲，也可能會在閩南族群地區演出歌仔戲，因而唱腔之中便帶有歌仔戲的韻味。而客語配音所使用的是「四縣腔」，也顯示了當時在竹苗客家族群流行文化中，是以四縣腔為主流。

此一拷貝狀況並不佳，出土時已有多處出現酸化、變形、甚至斷片，有部分片段更是因底片斷裂而只剩下一半寬度的畫片，拷貝本身也因當時技術水準不足，而有多處沖印瑕疵，目前南藝大在前任中影資深調光師王明山老師的指導帶領下，已將《薛》第一集拷貝完成物理性的修復，去除底片上的油汙與放映髒點，同時，該所添購的數位修復軟硬體也已經到位，接下來將由負責過多部中影電影數位修復計畫的王明山為此片進行數位修復。

王明山老師表示，考量到保留當時的技術水準，還原文物原貌，進行數位修復時，將保留當時的沖印瑕疵。曾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的井迎瑞教授表示，此一拷貝的發現及具歷史與學術意義，他希望藉由此次修復計畫展現台

灣在地研究單位的能力，希望以後我們再也不用將影片送至國外修復。

會上井迎瑞教授也撥放了片花讓在做嘉賓先睹為快。《薛平貴與王寶釧》片頭演職員表配以好萊塢式的管絃樂，等到影片開始時才轉為台灣傳統戲曲的音樂，形式十分特別。片尾更有第二集的預告，劇情畫面上打上「使你感動」、「切莫錯失良機」等字樣，展現出早期台灣電影的質樸韻味。



▲南藝大音像所團隊與會嘉賓合影，音像所團隊為井迎瑞教授（右四）、曾吉賢教授（右一）、影片修復講師王明山教授（左一），與會嘉賓包括國影館館長林文淇先生（左三）、南藝大校長李肇修教授（右五）、作家小野先生（右三）、客家文史工作者鍾永豐先生（左四）。

影像維護作為紀錄的方法

蔡慶同

南藝大紀錄所（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自 1996 年創設以來，不僅已培育出質量可觀的作者與導演，同時，其創作的作品也為台灣的社會變遷留下了重要的紀實音像，更讓公眾逐漸認識並理解紀錄片作為一個影像的類型與媒體的形式。

然而，作為台灣第一也是唯一訓練紀錄片專業人才的碩士教育機構，我們也不斷地在進行自我反思、現況批判與創新實驗，尤其是如何透過音像紀錄實踐藝術創作、美學實驗、歷史文獻、社會觀察、教育方法與政治行動的多元可能性。

因此，基於「當下的紀錄成就了未來的檔案」，而「今日的維護保存了過去的記憶」，我們又進一步開拓音像紀錄的邊界，並深化影像維護的內涵，包括日治時期紀錄影片的修復、《劉必稼》的再現與綠色小組社運影帶資料庫的上網。

經過多年來的默默耕耘與持續不輟，台灣第一部 35mm 歌仔戲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出土，也為我們所走的這條人煙稀少之路更增添信心，它除了再度驗證影像維護的價值之外，也啟示著影像維護與音像紀錄作為一體兩面之意義。

首先，從紀錄的角度來看，影像維護工作者，如同音像紀錄工作者一般，

有其專業屬性，從關於電影史脈絡的知識、各種紀錄媒材特性的理解到修復工具及其程序的使用缺一不可，這如同《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出土過程，一般人看似傳奇，但對於影像維護工作者卻平常不過，因為透過他們的專業之眼，會知道哪裡可能藏有老影片？如何進行判斷並積極搶救？後續應該如何保存與修復？

其次，從文本的角度來看，任何一部老影片的發現，也都可以說是一種音像紀錄的再現真實，它的形式與內容，見證著某個時代的影像生產與社會氛圍，這如同《薛平貴與王寶釧》經過修復再現之後，以往僅存文獻的隻字片語，如今我們已可眼見為憑，而它由歌仔戲曲轉化到動態影像的美學嘗試，以及搭上客語配音與戲曲所反映的文化生產結構，在在都重新改寫了我們所認識的社會現實。

第三，從觀看的角度來說，音像紀錄往往是透過美學的實踐傳達著關於真實的觀點，公開映演與討論也往往是最有價值的過程，而老影片的公開映演與討論，乃至影像資料庫的建立，也是在不斷建構我們對於社會的論述，這如同《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公映之後，我們得以重新發現看待台灣電影史的不同角度，乃至它所反映當時的社會現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與族群的、文化的狀態。

綜合上述，從確立影像維護的價值，到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作為一體的兩面，如今，透過《薛平貴與王寶釧》，我們還能進一步發展「影像維護作為紀錄方法」之可能性。

第一眼的凝視

陳品君

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 (Theo Angelopoulos) 著名的影片《尤利西斯的凝視》(Ulysses' gaze, 1995) 描述一位闊別家鄉 30 年的希臘裔導演 A 冒著漫天戰火，爬山涉水，橫跨巴爾幹半島 (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黑海沿岸，沿著多瑙河抵達貝爾格萊德，進入炮火連天的薩拉熱窩)，為的是找尋三卷巴爾幹半島源初影像。這是一趟找尋已遺失源初影像之旅，更是導演 A 希望藉此旅程重獲生命能量之途。這三卷未顯影的影像是馬納基兄弟早年拍攝瓦拉幾族村極其普通紡織婦人的一段黑白短片，但卻是巴爾幹半島僅存極其重要的最初凝視。電影中，一男子深沉地問：「這是第一眼的凝視嗎？」是啊，為何這第一眼的凝視需要再尋回？這源初影像是巴爾幹半島與希臘的源初樣貌的幽靈，是民族丟失的靈魂，這正是安哲羅普洛斯的影片所要展示的歷史源初。而《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出土是否也帶有這樣的情感與歷史意義？

1955 年拍攝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是台灣導演何基明戰後拍的第一部台語片。歷經一甲子之後以數位形式正在我眼前播放著。銀鹽帶子播放機所發出的聲響、夾雜銀幕的跳動感、以及因無數次播放刮傷痕跡所產生銀白閃動細碎條紋給觀看賦與時間的印記，隨著影片播放將觀看者如我引入了台灣電影和歷史的深處。它是台語片的最初影像？是的，若從個人感情與電影語言來說，這部電影是台灣電影的源初影像。首先，導演藉著電影語言將薛平貴與王寶釧兩人騎著馬漫步的影像，脫離舞台時空背景直接融入於台灣地景之中，讓歷史和台灣地景面對話引領台灣台語片的時代。其次，王寶釧與薛平貴相遇於花園的這片段。王寶釧與女伴 (侍女們) 一排成一列面對鏡頭站立。這一幕靜滯鏡頭引領我的目光仔細地端詳。那幾盞提燈佈局了光線，光影在變化，照亮了王

寶釧的面容，使得這些仕女的服飾、頭飾點點光芒微微閃動，在黑夜裡，幽幽暗暗的，韻味十足，繼而，薛平貴翻牆跌入了花園，一個失焦的鏡頭再對焦，薛平貴看清了眼前的仕女。這一個影段的分鏡將戲劇幕啟幕落的說故事方式轉變，展示了電影的陳述方式。將歌仔戲中抽象化的表演方式具現給觀看影像式的鬼魅魔力，亦將記憶裡熟悉的歌仔戲的傳統樣貌給攪動了。這些電影手法可能令當時目及的台灣先民們感到新奇與驚奇，但若是電影技法這些只能處於樸實的源初階段。台灣源初的電影來回於戲曲與電影之間，尚未完全轉型，依舊帶著戲劇演示故事的餘味。表演者的姿態、繪製的舞台布景雖有些許縱深但依然保有戲台的樣貌。《薛平貴與王寶釧》試圖用電影語言將庶民大眾所熟知的戲劇鑲入膠片中。

而影片中那些角色向外投射的凝視，是曾經凝視過台灣先民們的凝視，這凝視真正地觸動了觀者如我的情感部分。這凝視讓觀者的情感覆蓋了《薛平貴與王寶釧》故事情節以及影像表達形式，影像形式不再是討論的重點了。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戲碼，但卻是第一次以電影展示台灣腔調。讓我感到雀躍與驚喜的是現在我正在觀看我們先民們觀看過的同一齣電影，而這些劇中角色的目光正曾經凝視先民，這激發我們和我們的過去產生一種共同體感。當年影片播放，我們的先民們坐在昏暗屋裡觀看這似熟悉的故事戲碼又帶著他們不熟悉電影的特殊味道，令他們驚訝和興奮。透過這部電影的出土帶給我們一種情感的想像和台灣的先民聯結起來。也就是說觀看這電影時，我們不只是在閱讀電影文本，更重要的是我們體驗了這部電影所散發出來的歷史感和台灣過去的聯繫。

《薛平貴與王寶釧》出土影片 與歷史反省

鍾秀梅

2013年11月16日南藝大音像記錄與影像研究所在該所舉行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的修復放映會，我有幸參與觀影，影片放映之後，在長期支援台文系紀錄片課程的主持人曾吉賢老師的邀請下，參與座談，本文是在該次座談的基礎上整理而成。

井迎瑞老師提出「出土影片」的概念，來理解從九十年代井老師與其團隊持續搶救二百多部台語片的努力，他認為這些出土影片「蘊藏著的是我們的本土文化，是我們的社會情感，是在地觀，也是一個學藝術的人的最根本土壤..」因此，我想提出的是《薛平貴與王寶釧》出土台語片蘊含何種社會暗示？其客語配音的版本如何重寫台語片與客家研究的關係？

《薛平貴與王寶釧》就像是許多「愛拼才會贏」的勵志片電影一樣；一無所有的乞丐薛平貴出頭的故事。1956年此片曾創下200萬的高票房，這個創舉也為未來二十年的1200多部台語片的小作坊式的文化工業開了一聲槍響。令人好奇的是，誰是這些觀影群眾？為何這故事會吸引人？這些答案都必須聯繫到當時的社會與政治變化，其中白色恐怖、土地改革與國語教育等三個重大的事件與政策創造了此片的隱性文本。

1952年，作家鍾理和的兄弟鍾浩東的左翼組織被破獲，是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授意下所啟動的第一起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事件，之後長達四十年戒嚴的歷史，除了禁止左翼與其他反抗勢力的發展，台灣電影生產帶有濃厚的國家意

識型態。李常傳指出五十年代台灣電影的意識型態宣傳共產黨負面形象為主，例如徐欣夫、王珏導演的《軍中芳草》、唐紹筆、張正的《春滿人間》、1953年的《風塵劫》與1954年袁叢美導演的《罌粟花》等片，這些片子都反應官方的意識型態。當時民眾如何接受上述的電影不得而知？然而，《薛平貴與王寶釧》獲得空前的歡迎，一定程度反應了當時社會壓抑已久的情緒與情感結構，包括劇中的語言對話、歌仔戲形式的演出、傳統音樂的展現、台灣農村背景的顯現等，無非傳達民眾觀看此片的心理欲求。

雖然，此片的流通過程帶動了社會的客觀能動性，但要問劇中男女主角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愛情故事為何成為主觀的動能，讓以城鎮為中心的戲院男女如此著迷？我覺得有兩種意志貫穿此片：反命定主義與平等主義。王寶釧是丞相的三女，二個姊姊都在父親的安排下，嫁入豪門或高官，但是她打破了封建的門當戶對婚姻，和在街上相遇的乞丐薛平貴商量，某天她會拋繡球給他，並於他成婚。

劇中薛平貴不因出身而自卑，他的身體語言自始自終都是抬頭挺胸的，此形象無非反映了五十年代因為土地改革之賜獲得生產資料的小農的自信的表現，這些在日據時代被殖民主和台人地主剝削的佃農，在歷史中翻身，猶如得到王寶釧的繡球，不僅勇敢追求了自由的婚姻，從此也展開了自由的夢想與前景的設想。

此片最讓人驚奇的是居然是客語版本，配音是四縣腔。根據鍾永豐的觀察：「片中配唱都是客家戲曲曲調，包括「山歌」、「八音」、「大戲」等體裁，而大戲與歌仔戲同屬北管系統，歌謠皆為七字，使得這部電影在閩客之間的轉換不見隔閡…」鍾永豐也發現到此片的配唱戲班在閩南族群的歌仔戲與客家大戲之間轉換容易，是否客語版的《薛平貴與王寶釧》在桃竹苗客家社會的流通，除了票房的考慮之外，是否也反映了國民教育（包括國語教育）的未普及化，運用本土語言



恰好回應了地方需要。

最後，此片所帶出閩客文化同源的課題，是否可以反思當下族群政治的困局。過去在漢人移居台灣的過程中，不同的權力者巧妙運用閩客、原漢衝突，「人為製造」了無謂的族群矛盾與關係，似乎九十年代之後的四大族群政策繼承了這樣的精神，這個政策從制訂到實施歷經二十年，不僅產生族群「部落化」的問題，也成為少數菁英與政治勢力分奪資源的場域？似乎，客語版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提供了種種問題探索的可能性。

《薛平貴與王寶釧》中的 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

井迎瑞

2013年6月本所師生在苗栗地區進行戲院與資深放映師的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過程中，發現了這一部消逝達半世紀的經典台語片，更令人驚喜的是前後所拍的三集均完整出土，包括第一集92分鐘，第二集91分鐘，第三集78分鐘，我們目前已經完成了第一集的「膠片」修復，接下去要做第一集的「數位修復」，學校已完成修復工作站與修復軟體的採購，前資深中影影像修復師王明山老師將帶領學生參與工作，未來將要做「記憶」的修復工程，在這過程中將見證「影像維護」此一專業的價值，它讓模糊的變為清晰，失憶的開始有了記憶，它的意義將不單是一部影片的修復，而可能會是一個文化的重建工程。

根據文獻記載，從1950-1970年代之間，台灣生產了1200部台語片，目前僅存200部，不及當初的十分之一，這三部影片的出現將使我國「台語片」的蒐藏數量變為203部，當然影片出土的意義不單只是數量的意義，而是可提供對台灣電影發展，台灣社會發展的「實證文獻」，讓那個台灣電影發展初期模糊地帶逐漸清晰起來，例如：我們看見台灣影人以本土語言來拍攝電影的企圖，也看到台灣影人透過戲曲電影作為媒介，讓「劇場藝術」向「電影藝術」而過渡的努力。

換言之，《薛平貴與王寶釧》片讓我們看見了歌仔戲與電影二種藝術媒介的結合。國家電影資料館在1990年代裡已完成了台語片發展初期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梳理，脈絡化已經完成但獨缺「電影文本」，好像賓客都到齊，主人尚

未現身，本片的出現補齊了這一缺口，讓《薛平貴與王寶釧》要繼續傳唱下去。

歌仔戲是 20 世紀初葉發源於臺灣宜蘭的傳統劇種，以摻雜文言的閩南語為主，貼近民眾生活語言，讓社會大眾接觸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故事，成為早期臺灣社會重要娛樂活動之一，歌仔戲 1925 年傳入福建廈門，自此流行於閩南地區，1927 年傳入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自此逐漸風行東南亞華僑地區，由於閩南語以及閩南文化的基礎也成台語片流行於該地區的原因。

然而《薛》片中所再現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是頗值得玩味的，本片再現的是中國傳統歷史故事，拍攝的時間是日本剛離開臺灣不久，但片子裡卻很難看得見有日本殖民的痕跡，原因之一可能是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於日本的統治與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往往帶有反抗意識，除了《薛平貴與王寶釧》之外，何基明先生又曾拍攝《青山碧血》、《血戰噶吧年》描寫原住民悲壯的抗日事件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點，而在民間卻靠著歌仔戲這種通俗藝術形式傳唱著以中國文化為主軸的歷史記憶，在每一次的演出之間，就像儀式般的強化了民族的集體記憶。

《薛》片服裝道具相當考究，南藝大由於某種機緣蒐藏了數千件古裝電影戲服，在整理這些戲服過程中才逐漸瞭解古裝戲服製作之不易，角色有生、旦、淨、末、丑，身份地位有王宮貴族或平民百姓，戲服的版型、剪裁、繡花、裝飾等均有一定標準，也必需符合史實，如果不是臺灣民間的歌仔戲團自 1920 年代起就打下了基礎，傳承了服裝、舞台、唱腔、口白、身段等的歷史記憶與精神內涵，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可能在那個台語片的草創年代拍出《薛平貴與王寶釧》這樣水平的電影，一齣戲正是一堂歷史課程，也是中國文化的原型，每一次表演就是一次上課，寓教於樂，歌仔戲成為最好的文化傳播者的角色。

聯下兩都美 12.50 3.00 6.00 7.10 9.20
 映期 美都 12.40 2.90 5.00 7.10 9.20
 觀大 央中

薛平貴與王寶釧

加譯詳細 中文字幕 片上自帶 中文歌詞 飛馬起 蹄前 巧當天 乞子

正台第一 古裝空前 驚前 人成 功片

梅蕊 二十名 女界名流 打把舞 台式推演 別有情趣 代戲公主 年十八

好運連 願為乞 四圍 巧遇乞 千金 巧遇乞 打把舞 府官 代戲公主 年十八

家傳戶曉 萬民同傳 流傳數十年 耗費數十萬

全體女演員 傾力演出 行發功成

事本

薛平貴與王寶釧

流落在長安城外行乞，以破窯為宿的薛平貴，巧遇赴京趕考的蘇龍、魏虎。魏虎見薛平貴氣概不凡，便慷慨解囊相助。蘇龍、魏虎順利高中武狀元與武探花，還各自娶了當朝宰相王允的大女兒金釧和二女兒銀釧為妻。而薛平貴在街上結識了同為乞丐的王大、王三，並結拜為義兄弟。

王府家中尚有小女兒寶釧待字閨中，因此王允便決定於農曆八月十五日搭高樓讓寶釧拋繡球招親。前一晚，寶釧在後花園祈求月老賜姻緣，意外撞見正要翻牆而過的薛平貴，寶釧見其相貌堂堂，將來必成大器，便與他訂下親事。隔天，薛平貴在紅娘的指引下順利搶得繡球，豈料王允卻嫌貧愛富不認乞丐為女婿，但寶釧堅持下嫁，甚至不惜與父親三擊掌斷絕父女關係。

某日，薛平貴到相府拜見岳母王夫人，卻被王允趕出家門，還將薛平貴打昏在路旁，幸虧有寶釧和王大、王三不眠不休的照顧，康復後的薛平貴也專心習文學藝，不僅降服了紅鬃烈馬，更獲封後軍督府。沒想到王允和魏虎卻故意將薛平貴改派為馬前鋒，發派到西涼疆場。臨行前薛平貴匆匆與寶釧告別，儘管依依不捨，但寶釧還是祝福夫君百戰百勝早日回鄉。

台灣歷史影像蒐集與修復計畫

- 主持人
- 協同主持人
- 顧問
- 修復團隊

井迎瑞

曾吉賢

王明山

黃毅恒、方士銘、

郭大維、盧建平、

郭榮平、李佩禪、

許竣復、張怡蓁、

陳志勤、林郁佳。



南藝大進行中的數位修復所需經費不貲，
需要各界的支持與捐助。

匯款帳戶：臺灣銀行新營分行 銀行代碼：004
戶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401 專戶」 帳號：0280-360-70083

並請註明 [捐贈] 台灣歷史影像蒐集與修復計畫

◎洽詢電話 06-6930100#2550 音像藝術媒體中心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CHINESE TAIPEI FILM ARCHIVE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